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車在後九百人
迫上同

車車輕車之制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車之車
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
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文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
相加謙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
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
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曲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
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同上

不可專泥古法

孫吳說有本原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
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文公

武侯八陣皆有用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
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
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
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文公

武侯善於用兵

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未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

決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文公

緩急視敵趨向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文公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鄰鄙之制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四酇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制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鄰鄙之兵不暫舍以守其處

舍暫舍以守其處

今州鄉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文公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卒也四閭為族族即兩也四族為黨黨即旅也五黨為州州即師也五州為鄉鄉即軍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文公

鄉遂立甸之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立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二郊小國一郊

保伍

當歲戒令糾禁之法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伏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開集教閱為名聚衆弄兵陵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禁保甲檜集卷子文)

先王比閭之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成意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文公)

鄉人相維之意

郭以制驛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弹壓之類而不備置隅官歟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文公)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

書曰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固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志道錄作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衆(方)十為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七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文公)

漢時皆用子弟

府衛兵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府兵立而兵農分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次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上同
府衛廢而長征始
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上同
皇城以武臣宦者
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今八相貐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今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上同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如今許多官屬上同

唐制節度觀察防禦等使即節鎮也更持節某州諸軍事兵其州刺史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上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若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九域志載廢置之事因兹而有其間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卒也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雖鄙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冗多朝廷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且刻剝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便而通之則其害未已也要之此事但

可責之郡守他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兵卒備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同上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

太祖汝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郎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宮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廂場只在營中并降不得出官衙隔院字曰宣尚書省曰劄子

諸州禁軍之法廢

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也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

近時三衙權重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必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殿卽之政則禮數皆天異矣公

如潭州綠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同上

當正養兵之源

宋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管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部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供職一兩日耳公

禁軍支遣之費

添招禁軍一名人每年合用粮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

省春冬衣絹一十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賜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大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牝住招軍○文公

填剌軍守子弟

今日州郡禁軍纔忽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填剌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粮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劄子答詔書

招剌在守將得人

州郡近行招剌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滋其貪鬻之奸而盜去衣粮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於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賴之人尤為非計同上

州縣兵

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初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總轄隊精器械亦備經營營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徼寧息一路賴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州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荊鄂副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壓差輦權並在襄陽初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事諫本路鄰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日本路別無頓戍軍馬惟賴此軍以備緩急之用今若盡數撥還前行統制使去鎮遠則此軍勢必漸弱而盜賊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文公

乞減裁窠闕表裏

州縣去處樂業要害然既有官吏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上軍表裏防護甚為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都昌增置精察罷寨劄子○文公

只勤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輳足一百人亦可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繫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

今分素定易為拘鞫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同上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

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名色不一有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番兵也雜流也蕃兵也弓箭手也義勇也保甲也土丁也壯丁也效用也敢勇也歸明也歸正也歸朝也歸順也忠敢也強人也槍手也刀手也弩手也射生也擘畫也使臣也軍將也都頭也指揮也都虞候也押隊也虞候也教頭也正將也副將也都監也鈐轄也都總管也經略也安撫也制置也招討也統制也都統制也都大提舉也都大經制也總領也宣撫也節制也觀察也留後也節度也觀察留後也節度觀察留後也都部署也都大管幹也都大主管也都大總管也都大制置也都大招討也都大統制也都大都統制也都大宣撫也都大節制也都大觀察也都大留後也都大節度也都大觀察留後也都大

長肅却虜圍甚破敵揮麾靖塵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横槊賦詩視
聖人所甚謹蔑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歎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
雲文之陛莫不捐觶爽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
人也嘻

漢兵制亦近古

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維歐陽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
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
漢始意誠然耶非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
知不知有漢攻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
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
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章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

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滅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之
人畏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恣則無所不為矣

漢武用兵之過

漢武帝違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宝充旗出長與天等其春秋太子生
自是師行五十餘師兵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
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主長於兵與之終始嫌

武帝征伐之數

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
間遣將軍者三漢史發揮

武帝用兵之失

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為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造陽地以與
胡則不計也元狩四年斬虜八九萬則以為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
不計也

武帝繼代用兵

繼代用兵非武帝此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臺

之語總下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胎禍之後藩鎮不
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此豈容以郤哉

唐末兵強

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
息以為輕重平盧闡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
有旌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陳拔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
有留後之除則恩威襲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莫前舉
劾輒重得罪禁軍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
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
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
兵強固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
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定天下亦有爪牙之將熊羆之士

太祖定天下亦有爪牙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焉王審琦之
屬是也以今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然
從容於杯酒之間而盡泄其腑腑之論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
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高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

聖人重於用兵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
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
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
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
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
不欲乎此也

去浮冗則民力寬

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不訓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威憂東南叛復之勳未集所以養而固圉者當急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濟邊臧切意惟有選將吏繕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逸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幾其可寬也孝宗朝與子封事○文公

將非人則怨憤

今將率皆厮役凡流到軍之日惟務裹飲刻剥希望誅求至於招收簡閱訓習無聞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反見親寵怨怒讐隙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孝宗朝與子封事○文公

將得人則舊觀

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舊觀悉復以時而寘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上同

養帥貪而士卒貧

陛下嗜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不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鬻妻女空澤倚市門以哀號也怨詈謗讟悖逆絶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戊申封事○文公

將權濫而軍政壞

謝郎儆使嘉獎壯閱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閫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孝宗朝延和奏劄○文公

富豪子弟之暗曉者

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踈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孝宗朝與子封事○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

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衰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文

用財養兵之費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以歲計同上

財用費於養兵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已前未有池楊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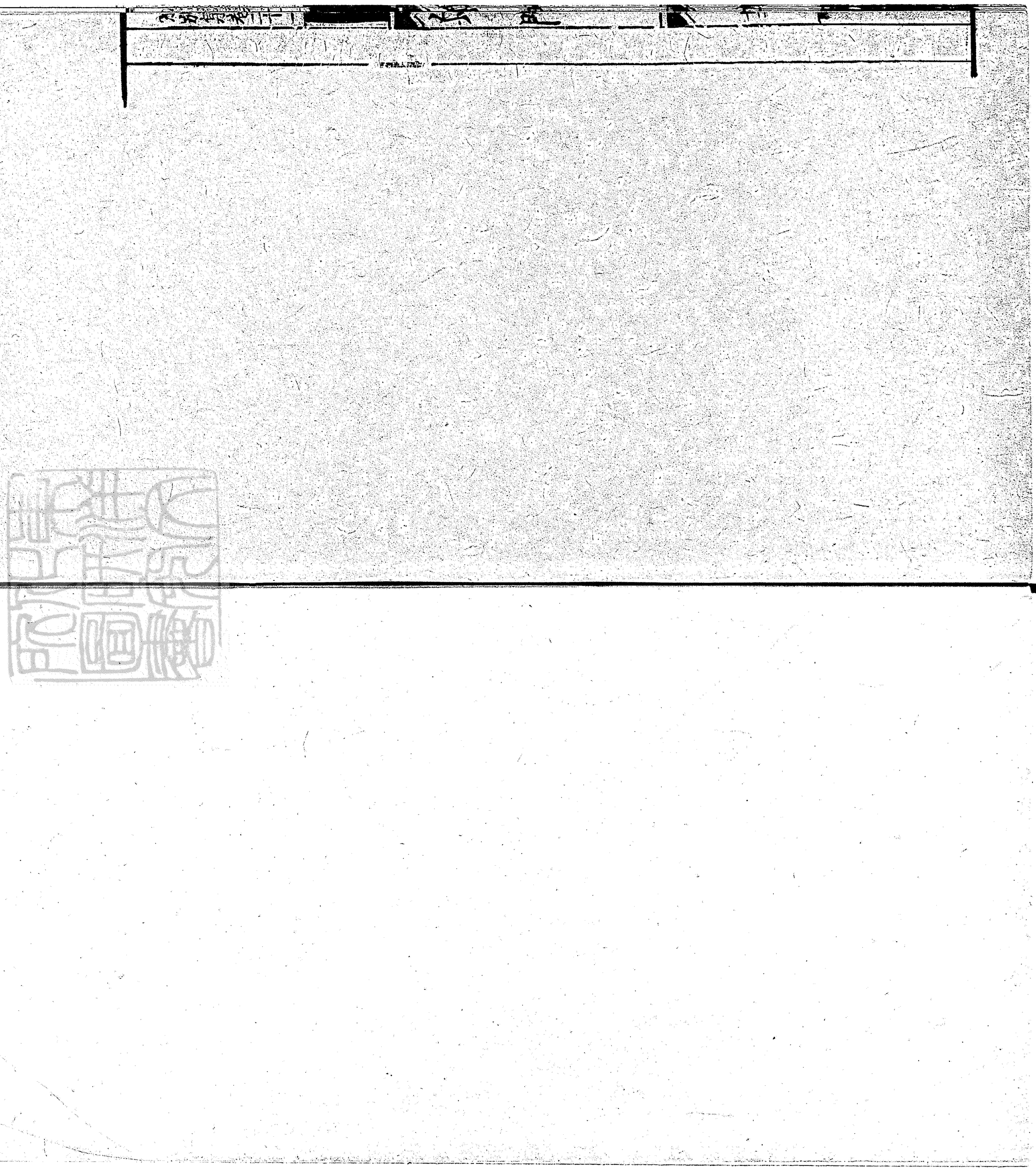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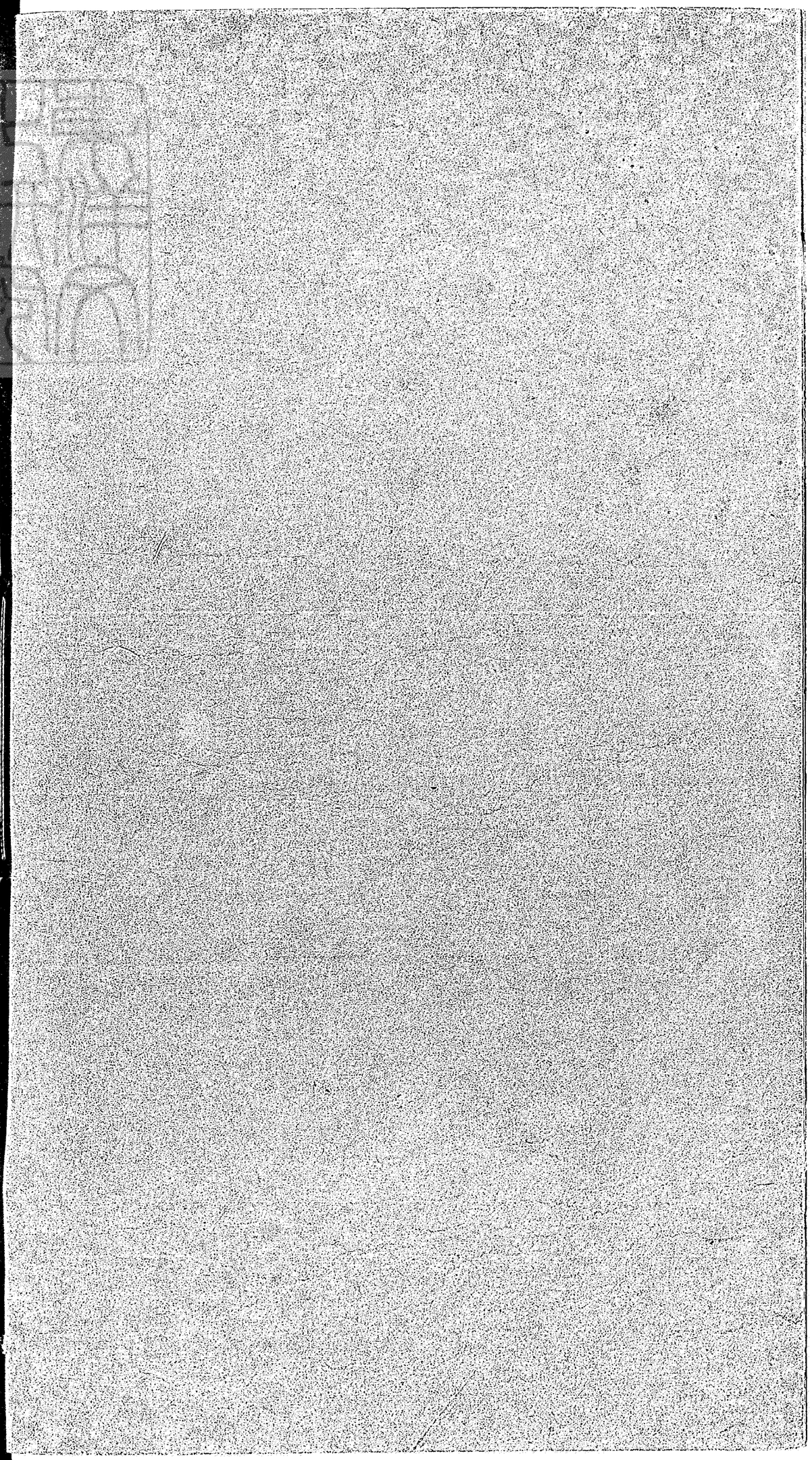
范公招募刑法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遍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

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說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說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罰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上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歸之閑

皆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嘗曰我戰則克而耕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曹圖新康

弓矢當習於無事

曲道險阨則劒盾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射圖記文公